

LO
VE

记得总是有那么一个人，
在我落难的时候，无数次出现在我的背后，
让我不用回头也可以信心满满。

敲天堂的门

三千宠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敲天堂的门

三千宠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CHUBAN CHUANMEI JITUO · BEIYUE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敲天堂的门 / 三千宠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78-4728-5

I. ①敲… II. ①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0772号

书名:
敲天堂的门

著者: 三千宠
策划: 诚客优品

责任编辑: 刘文飞
印装监制: 冯宏霞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h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数: 260千字

印张: 10 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4728-5

定价: 35.00元

CONTENTS | 目录

第一章	立志当空姐	001
第二章	实习生囡囡有神	022
第三章	谁人不识君	063
第四章	合约情人	110
第五章	华丽的靠山	134
第六章	女人混得好是“嫂子”	177
第七章	旧事	199
第八章	跪接圣宠	219
第九章	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257
第十章	可不可以不要死	277
大结局	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311



第一章

立志当空姐

“各位旅客请注意，飞往西双版纳的 MH517 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搭乘本次航班的旅客从 22 号登机口登机。感谢您的合作，祝您旅途愉快。”

广播一阵催促，有人加快了脚步，让本来就熙熙攘攘的机场大厅更显杂乱。

而此时的我正以狼狈不堪的姿态火急火燎地冲进禄口机场的大厅。回想起刚才来机场的一路艰辛，真是欲哭无泪。天知道我是怎么到机场的！

首次旅行，图便宜买了早 8 点的票，听说要提前一小时到，一夜紧张无眠，大清早又被一个无良司机游说着与仁人合乘。

对于一个高考失败的学生而言，独自出去旅行已经很凄凉了。这会儿走到半路，司机接个电话说有急事要回去，竟然不由分说地要把我们撂下，我们不肯下车，他就直接往回开了，结果那三个傻乎乎的乘客居然同意再被载回原地。

我可急了，于是跳了出来。

“你这是违规营运！我要去投诉你！”

“你下不下去哦？不下去我就把你带回原地去。投诉？去投诉好了。”无良司机的态度十分恶劣，我火了，这会儿当然不能被载回原地。

更何况走了一半没有被收钱也算占便宜了，再另打辆车好了。不过这个司机太没职业道德，一定要投诉他，临下车时我狠狠地踹了车门一脚。

下车才发现，怪不得司机这么嚣张，竟然弄了张 HELLO KITTY 的贴画把车牌遮住了。我看着车上那傻乎乎的三名乘客还下不来，竟然心甘情愿地被带回市区，感到非常的费解。

很不解的心情持续了不到五分钟，我便明白这里是机场的快速路段，不能拦车。

手心突然就冒冷汗了，心里念着镇定，手上拉着拖箱。盘算着步行去机场的可能性，而手上拦车的动作也由小幅度的淑女式招手上升为张开双臂狂挥舞，并且见车就拦。

当我的手快摇断了的时候，一个貌似上高速抄近路去工地上班模样的很憨厚不像坏人的摩托车司机，好心地停下来告诉我说：“小姑娘，这里是打不着车的。”

他这一好心，就被我赖上了。

到了机场，一看时间刚刚好，还有半小时。头发因为没有戴安全帽而被风吹得足够犀利，心里更是百味杂陈，真是太坎坷了。

就在我着急地站在机场大厅正中东张西望该如何登机时，四位身着黑色制服、步履轻盈一致、脖颈如天鹅般皎洁、气质高贵优雅却笑得格外亲切的天使般的姐姐拉着拖杆皮箱从我身边轻轻走过。那样的举手投足和谈笑风生，伴着淡淡香水味，突然让我瞬间定住了，我立刻深深地迷上了这种味道。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空姐。

我承认我土包子了，这一刻我震惊了，那种气势实在太让人羡慕。相形见绌之下，我仿佛一头燃烧着的火柴姐，火柴怎可与日月争辉？

我不由自主地拖着箱子跟着她们的方向走，尾随在她们身后，心情简直像崇洋媚外似的。突然转过大厅，又迎面撞见一名空姐，从制服上可以看出她们应该是同一家航空公司的，正一眨不眨地盯着墙壁上的电视看，模样痴迷得很。我不禁好奇地瞧上去，画面上是一众高层在举行签约仪式，当中有个特别年轻特别帅气的男子，字幕打出来的是国内

最大的航空公司——中航的少东家，想必这个姐姐就是在看他。画面里的人虽看不清晰，但我依然跟着口水了一把。转眼刚才前面的四位姐姐放慢了脚步，发花痴的空姐看到四人后随即绽放了一个美丽的笑容，并加快了脚步赶着上前，天使的声音响起，虽不比播音员那么字正腔圆，却充满了质感。

“师姐早。”

“聂思，不是我说你，做新人呢，就像样点！来这么晚，要师姐侍候你上机吗？还不快去舱里准备！我们去听座舱长指示，你去把餐点准备好，然后做舱内打扫，一会儿乘务长会去检查。”

我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快了几步上前，确定这话是从刚才那几位被我奉为天使的姐姐的嘴里说出来的。除却完全不合她们形象的尖锐语气外，她们的表情也变得凶狠。

“师姐，我很快就准备好。”花痴空姐低眉顺眼地回答道，看起来好像被欺负似的。

我心中不禁涌起了强烈的锄强扶弱的念头，可却不知道该怎么插手管此事，只能无奈地愣愣站在旁边。

那四位空姐见她没有反抗，眉头皱了下就准备拉箱子走人，其中个头儿最高最苗条的那位突然回过头来瞟了一眼电视，朝她正色道：“还有，想实习考核顺利通过就本分点，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拎清楚。个人作风也很重要，年纪轻轻就想着勾搭上司，这么做怎么行！”

“师姐……我没有……”对面那位弱弱的空姐眼睛里已经泛了红。我气愤了，感觉她们有点太欺负人了。正好那个教训人的空姐回头看了我一眼，脸色不算好也不算不好，看得出有几分控制情绪地问我：“请问您看什么？”

我一下找到了突破口，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机票凶道：“什么态度？！我是客人耶！客人是上帝！”

四人中最边上那个个头最小的女人眼尖地迅速捕捉到我的机票信息，随即四人相视一笑，拉着箱子潇洒地就转身走了，留下一串银铃似的笑声。

“这还是经济舱的上帝哦。”

“又不是我们公司的。”

“上帝，屁咧！”

我突然有种自取其辱的感觉，看到旁边站着一脸抱歉地看着我的弱弱空姐。

我立刻朝她夸张地大笑：“没事儿没事儿，你去忙吧姐姐。”

她涨红了脸，再次抱歉地点点头，感激地笑笑就急急地走了。

我长出了一口气，拿机票扇一扇热气，还没缓过来就听到机场广播声在我耳边炸开了：“戴小花旅客请注意，您要搭乘的飞往西双版纳的 MH517 次航班就要起飞了，请您速到 22 号登机口登机。”

我浑身一紧，暗道，糟了。

我立刻掉头快跑，发现自己如无头苍蝇，跑了几步又折回来。加速追上了刚才那位弱弱的空姐，满脸焦急地堆笑着问：“姐姐不好意思，请问 22 号登机口在哪里，我找不到，快来不及了……”她诧异了一下，露出洁白的八颗牙齿，毫不掩饰地肩头耸动笑了一下说：“哈哈，原来你就是戴小花啊！”

我的名字一向都是耻辱。我满脸堆笑地看着她。

到了 22 号登机口，她抹了一下跑散落的头发，朝我露出一个真正的天使般的笑容。“就是这儿了，去吧，戴小花。路上小心。”

哎，迷死人了，我都有点舍不得她了。离去那一眼，我傻傻地回了好几次头，最后还不死心地扭头喊了一声：“姐姐，我也想当空姐！”

她捂住粉扑扑的漂亮的脸蛋嘿嘿笑了一下，也朝我喊了一句：“那你去报考吧！”

我正想做一个加油的手势，想说我要努力实现梦想，你也要努力地不被欺负太惨，大家互相勉励一下。而正当我摆好了“加油使劲”的姿势时，弱弱的姐姐突然跳起脚来，惨叫一声：“啊！我迟到了……死了死了，这次要被整惨了！”

她连回头的的时间都没有，就拖着小皮箱神速地消失在大厅里。

我恋恋不舍地踏上我的旅程，心里为她默默地祈祷：“千万要挺住

啊！”

从西双版纳回来，我整个人黑了一圈，老妈见了第一句话就是“天哪”，然后跟在我屁股后面碎碎叨叨地说：“女孩子家要注意形象啊，不是美女你还敢晒黑，你真有我当年二百五的神韵！”

“黑了显瘦啊！”我朝我妈哈哈一笑。

我妈愣住了，大概是自从高考后我一直绷着个苦瓜脸，这会儿见了我久违的笑容一时感慨万千，眼圈都红了。我寻思着，接下来是不是得上演一出母女情深的抱头痛哭戏。我妈该说：“孩子，咱不读了，大不了妈养你一辈子！”我说：“世上只有妈妈好……”

那这会儿我是不是该主动点，上去抱她？怎么有点别扭，看着我妈这包租婆的脸，该怎么下手呢？

我朝她慢慢挪动着，琢磨着如何自然点。岂料她突然一把把我拽坐到床上，一手按着我的肩，一手指着我的鼻子，说：“笑，你还好意思笑！考那么点分，要是我都无颜见江东父老了！你也好意思要钱旅游，旅游就算了，回来还敢当老娘面乐得这么肆无忌惮，你忘记你志愿还没填呢！”

我讪讪地抽抽嘴角，恢复了一脸的忧郁，可怜巴巴地拽拽老妈的袖子，伸伸头，轻轻地说：“妈，你说我去念航空院校行不行？嗯……当空姐……怎么样？分低。”

我妈吃惊地望着我，一脸的难以置信，问：“你形象关能过得了吗？”这个“吗”字尾音拖太长，以至于严重地伤害到了我的自尊。虽然女儿不美，但当妈的也不能亲自埋汰吧。

我刷地站起来，居高临下地说：“妈，我一定考上给你看看。”

可等我弄清楚招生流程，心里都凉了半截，原来这些学校招生都是提前面试的。

我难过得像什么似的，在家几天吃不下饭，感觉我的小梦想还没开始自我陶醉就轻易破灭了。现实很无奈，无奈得就像一只在梦中变成了凤凰，来就被当了下酒菜的母鸡。

当我妈拿回厚厚的大字报似的各类学校分数线给我看，在发现自己的成绩只能勉强读个三本的时候终于爆发了，我叫嚣着跟我妈说：“别逼我了，你给我等着。”

跑出家门，我心里火急火燎的，听到我妈在后面哭骂的声音，更是感到不胜其烦。这次我真的很勇敢，勇敢到连自己都没有想过有一天能为了自己的前途这么拼。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身上只有一百块，就连请老师吃顿饭都不够，我却直接打车奔民航大学去了。

不能用惨烈来形容，一下出租车我就鬼上身似的开始哭，要知道我在家是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的，更别提化妆什么的。这样狼狽地从家冲出来又哭得一脸褶子，想必丑得也足够令人印象深刻了。

没时间想这些，反正进了学校门见到第一个门卫，我就开始哇的一声哭爹告奶地瘫坐在地，哭得极其惨烈。拉着上了年纪、被我哭出了同情心的门卫大爷的汗衫下摆。

“叔叔呀，我从小就想当空姐呀，从小就想为人民服务呀，从小就在准备呀，谁知道你们学校是提前面试呀……我不甘心呀，要是不能念我梦想中的学校我宁愿自杀呀，叔叔呀……”

听我嚎了足足五分钟不带喘气的，大爷同情心泛滥了，给我拿了水，安慰我别急，然后就去通知了学校里的值班老师。刚才坐在滚烫的能煎鸡蛋的水泥地上哭，屁股已经被烫得颤抖了，这下进了有空调的办公室，我立刻舒服得哭了出来。泪眼模糊前，认准办公桌最气派的老师，上去拽着人家的裤子坐在地上就开始重播。“老师呀，我从小就想当空姐呀，从小就想为人民服务呀，从小准备呀，谁知道你们学校是提前面试呀……”哭得是惊天动地，因为室内有回音，效果竟然比外面好上许多倍，更加可歌可泣。管不了什么丢人不丢人了，此时的我纯粹就是一无赖了，总之已经做好了不给学上不走人的准备。

“同学不要着急，我们给你咨询下相关的专业老师。”估计是被我吓着了，那老师脸色发白地给旁边的老师使眼色。办公室里立刻乱作一团，打电话的打电话，喊领导的喊领导。

我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有点晕了。后来场面十分混乱，真不

好意思大热天的惊动这么多人。陆续来了好多人问我话，我一直像上了发条一样重复上演着哭戏。专业老师来了，我张口就哭：“老师呀，我从小就想当空姐呀，从小就想为人民服务呀……”

系主任来了，“主任呀，我从小就想当空姐呀……”

校长来了，“校长呀……”

然后我就晕了……

这真不是装可怜，是真晕了。一热一冷，哭太久，嚎太猛，加上心情焦虑，竟然中暑了。

等我醒来，见着我妈，我“哇”地又哭了，发现没声音，原来是嗓子哑了。我妈眼睛红红的，抱着我就替我哭，哭得山摇地动，一点也不含糊，很有我刚才的风范。我看见四周有校领导在，连忙坐好，扯着破锣嗓子可怜兮兮地问：“老师，能录取我吗？我比你们的分数线超了两百分呢，求求你们了。”

那边专业老师皱着眉头，却也不敢太刺激我，说：“同学，我们真的很感动，虽然心灵美很重要，但是当空乘外形也很重要。”

我连忙积极向她靠拢，把她吓得退后半步，我指着自已说：“老师，女大十八变，我会努力变漂亮的。”

“可是你现在已经长大啦……”

“我……”我一挺身，手一指胸，“现在也不大啊！”

众人狂晕。

最终，在我和我妈的眼泪炮弹下，加上我刚才又晕倒了，看起来决心已定。于是学校领导决定破格算我面试合格，让我自己回去填志愿，还嘱咐我注意身体。

这突然的急转而上的变化，使我愣住了，有种幸福来得太快，有点接受不来的眩晕。不敢相信，继续死活赖着领导，一定要给我发张面试合格证书才行。

然后我和老娘又厚颜无耻地坐着领导的空调小车回到学校领了合格证，还不忘主动让我妈补交了240元初试加复试的报名费。

如果今天这也算面试的话，那我也算是过五关斩六将了，比一般

人坎坷多了。

不过倒真是痛并快乐着，回到家，还是有种不真实的感觉。我妈妈回去挨个给亲戚打电话，叙述了她女儿是多么有用，自己争取到了当空姐的机会——带着骄傲和自豪的神情。

终于巴望到了开学，才意识到学费贵得吓人，一年一万多，比私立大学还要贵。我妈给钱时手抖了一下，我连忙一把抢过来，说：“当了空姐，一个月就赚回来啦。”

带着美好的期待以及自己特意拉直的一头秀发，戴小花开进了这个航空业的摇篮。

我妈早在这个暑假已经向所有亲戚拿着大喇叭宣传过了。虽然我觉得有些不妥，毕竟还差几年呢，可是当场也有扬眉吐气的快感。只不过这种快感在我进了学校后不久，就渐渐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头上新添的诸多愁云，而且俨然有密布的趋势。

事情起因是第一次接触到登机率这个词。

这个词是一个学姐对我们说的，她说我们学校空乘专业毕业的登机率是60%。当时我就慌了，什么意思哦，不是来上学的都能当空姐吗？不能当空姐我来读你们学校干什么哦？

我问学姐：“只有60%的可以上飞机，那么其他人呢？”

“当地勤啊。”

“地勤不就是在机场工作吗？那也不错啦。”

“可是现在地勤都招收民航运输班的专业学生啊，那个需要专业技能啊。还要收退下来的老空姐，我们的机会很少啦。”

“那怎么办……”

“当地乘啊！在动车上服务。现在交通很发达！”没等我问起地乘的薪水，她就立刻又补充道：“不过现在都有专门的铁道运输学校在培养地乘啦！”

我哭丧着脸问：“那到底我们还能干什么？”

“能干的也很多啊，窗口行业嘛，秘书啊，售楼小姐啊，前台啊，

大堂啊，再不行到酒店端盘子啊！好歹长了张脸嘛！”说到最后一句，学姐还同情地望了我一眼，我没有去计较那一眼的含义，我只想说，去酒店端盘子，干吗还要读大学？

“总之，想上飞机很不容易的。得家里有关系，然后自己条件也不错才行。”

这番话，把在场的我们这些新人的小心脏吓得扑通扑通的。

第一恐慌的是，该怎么跟家人解释？是我自己要来念这个专业的，牛也吹了，话也放了，要是没办法顺利当上空姐，叫我妈怎么见人？

特别是在我的外貌还不算出众的情况下，同班四十几个女生，俨然没有谁把戴小花作为竞争对手的，我总是不着痕迹地穿梭在美女之间，看她们争芳斗艳，像一只丑小鸭，默默地看着她们的生活。

我们宿舍的几个女孩都是跟我一样娇小老实，这倒让我省心多了。说是娇小，我们好歹也有 165cm 的身高，不过全班平均 168cm，所以我们都是拖后腿的群众。打扮保守，毫不显眼，完全不具有竞争力。

不过即使夹着尾巴在美女间生存，我还是被排挤了。

班上几个美女班委跟男班主任关系极好，常常一起谈理想。结果不知道怎么就把我哭着求学校准我入学的事给当笑料抖了出来。这下，我可彻底红了……

其实这事再严重也无非就是被人鄙视一下，真正导致我遭到赤裸裸排挤的是因为一个男人。

要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个老实巴交的学生，产生爱情观念以来也就意淫过金城武，对身边的男生还不敢有非分之想。何况中学时代的男生都穿校服，在我看来，穿了校服的男生都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大学就不同啦，一进学校就发现男生个个都打扮时髦。特别是我们班几个帅得要命的男生，更是国宝似的。

空乘专业也是有男生的，飞机上除了要空姐，还要空少。不只是我，我们班很多女生，个个看到班上男生就掉链子，真的不是我没见过世面，而是真的很帅。特别是段禹，第一眼见着他，我就被他那迷人的微笑和比我还白的皮肤倾倒了。

他给我的感觉很温和，不像别的男生那么浮躁，假如撞见我偷偷看他，他也一定会对我笑。虽然我知道那是他的礼貌……我对他没有非分之想，不过每当被别人奚落时，我都会下意识地去寻找他的目光。无论他有没有看我，我都会无比安慰。我想，即使只能这样，一起读完大学，在同一个班级，拥有同一个老师，呼吸同一片空气，这就足够了。

进校以来宿舍里的第一次卧谈会。

我们几个女孩，都是不太优秀、比较沉默寡言、没什么朋友的人，虽然成天生活在一起，却很少交心。今天说着说着，话匣子就打开了，热烈起来之后渐渐谈起了自己的男朋友。

她们一个个都说完男朋友之后，对面床铺的女孩问我：“戴小花，你谈过恋爱吗？”

我不好意思地摇头。

“哎，小花，那你有喜欢的人吗？”

.....

当晚，四个女人乐了将近半宿，还给我出了N多馊主意，如何在学校里跟他偶遇，如何制造惊喜。于是，我以为自己有了可以吐槽的好姐妹，这个学校也开始有了人情味。

美美地睡了一夜，一觉醒来发现宿舍里已经没人了。

我美美地喝着牛奶，却不知道外面的天翻地覆。

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宿舍的姐妹，竟然可以这样践踏我的信任，拿我这个一文不名的戴小花的一个笑料去当话题，只为找点谈资吗？我就那么让人不值得尊重吗？

不管我再怎么想不通，现在我是被彻底耻笑了。人们都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戴小花，竟然敢跟美女谭微微抢男朋友。

我只能苦笑，后知后觉的我，竟然不知道他早已跟谭微微谈起了恋爱。

怪不得每次上形体课我卖力地表现时，谭微微都会对我嗤之以鼻了。真是丢脸，我还动作幅度那么夸张，像个傻妞似的。

以后，再怎么也会忍住不去看段禹了。

现在我完全是形单影只了，有点想哭，吃饭洗澡上课，都是孤身上路。没有人愿意与我为伍，因为戴小花看起来没有任何前途，也没有交往的价值，何况还是个群嘲对象。

反之，我宿舍三个同样没前途的女生，现在已经站在班级里最强的阵容队伍里去了。她们因汇报笑料有功博得了那群混得很体面的美女们的好感，得以跟她们亲近，成为她们的自己人和追随者，和她们一起对我嗤之以鼻。

我忍着，老娘曾经说过，对待小人，你太计较就中计了。

你们不理我，我自己一个人玩；不跟我一起去上课，我自己就先去占个好位子，不给你们留；走路没人挽手，我就揣兜。

自从闹出这个新闻以后，我见到段禹都有点尴尬。一碰到就立刻找地方闪躲，然后就是一阵男生不怀好意的笑声和女生不屑的鄙夷声。

可是我分明见到他好几次都对我露出关心的神情，只不过笑得淡淡的，看不出所以然来，但是却像蚂蚁上心头，痒得我难受。

今天看完书，天都黑了，宿舍人还不回来，估计是跟她们的主子出去玩了。不回来也好，眼不见为净！

吃了点饼干，迷迷糊糊就想睡了。“滴滴”，手机响了，朦胧中摸过手机翻开一看，当时就惊出了一身热汗。再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一遍，顿时热泪盈眶了。

是段禹发来的信息，我确定这就是他的手机号，因为我曾经偷偷摸摸地打听过并存了下来，而这个名字正在我手机上闪烁着。

他约我到自习教室谈谈。

我知道那些传言肯定给他带来了困扰，这个约是一定要赴的，因为他是我很在乎的人。无论他今天是奚落我还是愿意与我做朋友，我会去跟他说清楚，我不想这件事再影响我的大学生活。

尽管洒脱得要死，但我还是不能免俗地精心打扮了一下。虽然工具有限，还是扑了粉、上了妆。头发有些蓬，我还蘸水梳了一遍又一遍。走前又特意刷了牙……

心情很忐忑，越靠近自习教室越忐忑。他一定嫌弃死我了，被我

这样一个丑姑娘喜欢，背后指不定受了兄弟们多少嘲笑，今天多半是来警告我不要痴心妄想的。

到了门口不敢进去，除了因为紧张，关键是因为里面完全黑灯瞎火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真是幼稚，这样要我一下有意思吗？我是相信你才会来的啊！

我叹了口气，转身准备回去，却听到里面熟悉的男声。

“戴小花？进来吧。”

我一下子发蒙了，木讷谨慎地走进黑暗的教室，心里咚咚敲着鼓，分辨不出他在哪个方向，只好凭着自己平时对教室的记忆摸索着走到里面。

“你在哪里……”我的声音是不矫饰的颤抖。因为太激动了，差点儿把桌子都碰翻了。突然眼前一黑，一个宽阔的身体挡在我面前。幻想中熟悉的味道，段禹就站在我面前。

如果肆无忌惮地上去抱住他，让他散发着温和味道的体温温暖我，我恐怕不会像现在这样瑟瑟发抖。可是我终究还是不敢的、被动的、麻木的、冻结的，等待他主动说话。

在我冰冷得不住颤抖的时候，他终于用手抚摸了一下我蘸了水却依旧枯糙且不柔顺的头发，开口了。

“为什么不直接来告诉我，而是去告诉身边靠不住的人。”他的声音很空，但是我却听出了一丝怜悯，眼泪顿时就下来了。我是个很乐观的人，进学校以来受到的委屈和压力却已是不能承受之重。

扑簌簌的眼泪滚滚滴落，他没有安慰我，更没有像想象中的揽我入怀。我知道他还是怪我的，我让他丢脸了。

“对不起……我不想的，我以为……她们不会说出去……我以为你根本不会注意……”

一只手按住我抽动的肩膀，瞬间热乎乎地暖流传遍全身。

“别哭了，戴小花。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只是你为什么不早说，如果早说……”他顿住了，叹了口气。坐到桌子上沉默了一会儿，在黑暗中点了支烟，然后拿出手机拨弄，音乐立刻就响了，是首很老很老的

歌——《简单爱》

示什么吗？

突然涌起莫名的巨大的忐忑的幸福感。这一刻真想抓住不放手，只是他喜欢我什么……

“早说……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段禹，我早就喜欢你了。每次为了多点机会看你，近视眼的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黑板完全白茫茫一片……只为了能偶尔从旁边瞟你一眼。每次为了让你注意到我，形体课上我那么卖力地做着被人嘲笑的动作，可你给我的只有视线相遇时那个淡淡的微笑。好痛苦，我猜不到你的想法，只能远远地看着你。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大声地鄙视我，鄙视完我就死心了！也好过这样无止境地幻想着！”

我几乎是哭着喊出这番话来，全凭气氛使然。我完全不懂得如何跟一个男人表白自己的爱意，只把自己的委屈给发泄出来。说完，我就后悔了，他静静的，一句话也没说。

时间在《简单爱》的单调节奏中过去，沉默让我不得不选择打破它，我也豁出去了，一把抓过他的手，拿过他的手机关掉音乐。

“我嘴笨，再多的我也说出来了。我给你唱首歌，这首歌就是我的心情。希望你能懂我！”

真的很勇敢！说实话，我常常脑子不正常，做些连自己都觉得丢脸到家的事。可我竟然还真的做了，做得那么坦然、连贯、一气呵成。

黑暗中，我带着抽泣的哭腔，弱弱地唱着《孤单心事》，越唱越心酸，已经分不清那些是不是真实的感觉。最后，我几乎是边哭边嚎着唱：“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就怕你终究没发现，我还在你身边……爱你是孤单的心事，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只能像一朵向日葵，在夜里默默地坚持。爱你是孤单的心事，多希望你对我诚实，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

唱完了，其实我平时唱歌很不错，不过今天我是豁出去了，够疯了，声音带着哭腔，也够难听了。也罢，我的第一次表白算是对得起自己了，又是哭又是号又是唱，丰富多元。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段禹，戴小花真的尽力了哦！